

傷怨

夏智慧◎著

窗外有一只蝴蝶，她翩翩地在我眼前飞过。
我想化作蝶和她交谈，可是我们只会舞动翅膀。
美丽得没有声音，
只有轻轻地抖动，才是我们的语言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傷怨

夏智慧◎著

有一只蝴蝶，她翩翩地在我眼前飞过。
化作蝶和她交谈，可是我们只会舞动翅膀。
得没有声音，
轻轻地抖动，才是我们的语言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怨/夏智慧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5. 12

ISBN 7 - 5317 - 1894 - 4

I. 伤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7396 号

伤 怨

Shang Yuan

作 者 / 夏智慧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于祺盛

封面设计 / 新标点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55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 / 33.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600 千

版 次 /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3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 - 5317 - 1894 - 4/I · 1759

自序

写这部书时我没想过要出版,别人知道我写的内容后,都希望能够看到这部作品,他们大多是一些中年人,其中有的人对我产生了质疑,不相信像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儿能够写出一部关于上代人的情感故事

我没有想到,先睹我的作品的一些人中,会有人要向我倾诉隐秘的婚姻生活,这说明他们对我作品的认同。其实我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,而是一个心装很多梦想不愿长大的孩子,一个总想帮助别人却连自己都管不好的孩子王,一个有时自卑有时自信且又变化无常的沉思者,一个为了自己的普通而变得不再普通的奋斗者,一个看似沉默却并不沉默的观察者。

我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为了追寻一代人的经历,感怀一个久别的时代,挖掘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人类情感。也许有些事情我永远都无法真正去体验,但是我想用我独特的思考、领会、体察,走近许许多多的普通人,写他们的人生,写他们的命运,反映普通人的生活。

我想做一个平民作家,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平民,我想用我的心去容纳很多人的心,让每个人都能真正享受和谐。这个愿望促使我加倍去努力,不懈地去追求,我坚信生活是美好的,美好无处不在……

我愿用我25岁初春般的年华去承载所有的季节。

夏智慧

2005年7月15日

写于艺童工作室

// 傷 怨



栾花19岁那年被一个从城里来的货郎看中，那个货郎用两匹马一挂车买走了她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姑娘能换两匹马一挂车也是少有的天价。从那以后她随货郎进了城，再也没回过柳石村，再也没人管她叫过栾花，街坊邻居们都管她叫方家媳妇，等她老了就管她叫方老太太。她一连给方家生了七个孩子，在最小的孩子不满周岁时，男人患上伤寒病死了，从此开始了她的寡妇生活。人们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她虽然没招来什么是非，可七个孩子却让她难以养活。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从山东过来的、会做木匠活的光棍，人瞅着老实可火爆脾气真让人受不了，没办法，为了七张嘴栾花受不了也得忍着。

虽然栾花改嫁给了木匠，但是街坊邻居还是管她叫方家媳妇。对此称呼木匠也没什么想法，因为方家毕竟在这里住了好几十年是这里的老户；更何况他是倒插门住的是方家的房子。木匠姓杨，脾气虽火爆但心眼挺好，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好赌，让人疑惑的是他从来没输过。栾花嫁给了杨木匠，日子虽然过得比以前强了，但是天天都有生不完的气；一开始她还可以忍耐，时间久了终究是要爆发的，她爆发的方式跟大多数女人们一样，气势汹汹挽起袖子就要过招，不论自己能不能占上风，这招总是要过的。

栾花和杨木匠过了好几年，也没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，杨木匠自己也不张罗着要。他对栾花发火，可对七个孩子倒是疼爱有加。有邻居说他对老婆不好是因为他的那个不好使，不能生养。杨木匠好赌，但也挺有正事，他供栾花的大儿子上了高中，在那个年代全市也没几所高中，有也是给富人预备的。

栾花的大儿子叫方城，长得高大帅气，栾花改嫁给杨木匠那年他14岁。一开始他并不喜欢杨木匠，时间长了杨木匠经常给他做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儿，还带他去赶集，偶尔也领他去赌场转转，要是钱赢多了就领他去饭馆吃一顿或是买块布给他做一件衣裳。杨木匠待方城就像是自己的孩子，要是路上见到了老朋友他就向人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儿子。”方城也渐渐地拿他当成了亲爹。杨木匠认为这是缘分，他不能生养，老天爷却送给了他一个儿子。

// 傷 怨





傷 怨

他想不光让方城上高中,还要让他上大学,将来能当一个大官。

1961年方城真的考上了大学,而且是师范大学,学的是物理专业。在他离家的那天,他跪下给杨木匠磕了三个响头,感谢杨木匠的养育之恩。杨木匠不光让方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还让他从小就学会了赌。杨木匠认为,会赌也是一种本领,他赌了一辈子从来没输过,活得倒挺滋润,要吃有吃要喝有喝,想怎么赌就怎么赌,堪称一代赌王。他并不想让方城学会赌,只想带他到赌场上见见世面,让方城感受他在赌场上的神威,没想到方城对赌还挺有兴趣,进赌场看了几次就知道了点门道,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杨木匠,杨木匠越来越觉着方城就是他的亲儿子,体内虽然流的不是他的血,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存在着像他一样的基因。

而对栾花的其他几个孩子,他只是尽一个继父的责任,让他们能穿得暖吃得饱,每个人都能有书读,让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。老二方天上了军工厂的技校;老三高中毕业进了客车厂当了学徒工;大姑娘15岁上小学读了六年书,招工进了纺织厂;二姑娘上了农中念了一年就退学不读了;三姑娘人长得漂亮,高中毕业后进了供销社;四姑娘从小就像一个假小子,天天往外跑不着家,男孩玩什么她就跟着玩什么,学习一点都不好,让栾花操碎了心。

2

杨木匠除了会赌,还会一手的好木匠活,当地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,谁家要是娶媳妇做家具、盖房子打门窗、给老人做寿材都要请他去,他不仅做工精细,而且款式讲究,尤其做的雕花栩栩如生。他做的活要价虽然比别的木匠高,但是当地人还是愿意请他做,因为他的手艺好。杨木匠长得不算其貌不扬,但也不属于高大魁梧,有时还有点阿Q精神,杨木匠就是这种人。他心理上不平衡的时候就找点自我安慰。要说不平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就是身为男儿身不能行男儿事,让他有点自卑,还好这点自卑让他在赌场上找到了威震雄风的自豪感。他赌不光是为了赢钱,为的是要赌出自己的男子气,赌出自己的聪明才智,赌出别人眼中的老大气概。

新中国成立后抓赌一直很严,街道的工作组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说教,并让他去家具厂里当上了质检员。城里是赌不了了,他每逢休息日就到乡下去赌,和一些没钱的老农赌,一次能赢个块八毛的,主要是想过瘾。

方城大学毕业后和他同一个系的一位女生结了婚,女孩长得很漂亮,个子不高,但非常乖巧媚气。在那个穿灰蓝黑的年月,她就穿碎花的连衣裙,大开领的衬衫,两根长长的辫子上打着淡蓝色的蝴蝶结,前额上的刘海儿带着几道浪弯,显然是用火剪子夹过。女孩的家庭状况也很好,父亲是化工厂的

厂长,母亲是小学老师,就姐妹三个,两个妹妹也都上了大学。当方城第一次把她带回家介绍给栾花时,栾花就从她的沉稳里觉察出了几分风流。

那天吃过晚饭,娘俩坐在黄瓜架下,方城对栾花说:“妈,我要和阿兰结婚。”栾花没有吭声,继续挑着有些发霉的黄豆。方城知道母亲反对他娶阿兰,不喜欢她眉目间带有那种勾魂的俏皮,即使她表现得再清纯,可给别人的感觉还是有一些贵族小姐似的放浪。

方城上了四年大学,追了阿兰四年。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食堂里,当时方城正坐在那大口地吞咽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,喝着食堂做的像猪食一样的菜汤。就听见对面桌的一个男生说:“快看,那个就是校花,物理系的新生,就是穿裙子的那个,看她的胳膊和大腿多白。”

另一个说:“我看她的脖子最漂亮。”

方城有些好奇地向打饭的窗口看去,他看的是她的背影,没觉着好看,当阿兰端着饭盒向他这边望时,他才觉着她真的很漂亮。他不敢看她的眼睛,害怕自己被她像水一样的明眸淹没,他的目光向下移动,落在了她挺拔的胸脯上,他感觉那两个鼓鼓的东西离他越来越近,像两个会发光的物体把他照得头晕目眩。

“这有人坐吗?”说话的正是校花阿兰。

他把嘴里嚼了很长时间的馒头使劲地吞咽了下去,脸上顿时泛起被食物噎着和惊慌的表情。他想立刻作出回答,可该死的干馒头噎得他说不出话来,甚至喘气都有些费劲,他拿起汤碗喝了两大口,噎在那的馒头下去了,可脖子一抻头一仰响响地打了两个饱嗝,他的动作和表情就像公鸡打鸣。阿兰忍不住地咯咯笑了起来,方城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,倒不是打了两个饱嗝让他不好意思,而是他刚才看人家的地方,让他觉着自己的脸在发烧。

一开始,方城只是暗地里喜欢她,经常躲在远处看她。上大二时,他发现有一个男孩也在追求她,而且俩人的关系很密切。方城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,他心里的滋味就像吃了青橄榄一样地难受,他下定决心向她表达,让她知道他在暗恋着她。有一天,他们终于在校园里见面了,方城还没开口,阿兰就说:“我知道你找我来想说什么,不就是想说你喜欢我,你爱我吗?这类话我一天就能听好几个人对我说,我的耳朵都听出膈子了,我劝你还是别说了,说了也没什么结果。”阿兰说完扭头就走了。他没想到阿兰会对他说这些,在他的印象里阿兰是一个天真稚嫩的小姑娘,偶尔看见她和男生在一起,那也是正常的。可是今天她的言词出乎他的意料,她表现的不再是他眼中的那种纯真,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方城对阿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,不敢再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慕

// 傷 怨





傷 怨

之情,更何况阿兰也从没给过他机会。方城的沉默是等待,等得有点迷茫,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,等阿兰接受他的爱?等有一天她能成为他的妻子?还是等阿兰重现过去的天真?也许阿兰从一开始就没有天真过,那种稚嫩是方城自己凭感觉想象出来的,根本就不真实,有时他认为是盲目的爱让他产生了幻觉。

方城和阿兰的关系得以发展是在大四的上学期,那年冬天雪很大,校园里除了人踩雪的声音,就是成群的麻雀在合唱,在僻静的小路上半天看不着一个人。冬天的校园显得格外空旷,偶尔也能听见远处的树林里有打雪仗的嘻嘻哈哈声。校园的东边是一排破旧的小二楼,听一些老老师讲是日本人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盖的,起初是国民高等学校,建国后改为师范大学,作为学生宿舍;西边是一片灰色的平房,去年夏天刚刚落成,分给了一些没房的老师。方城喜欢在空旷安静的环境中想一些没用的事情,他把雪当成了他倾诉的对象,他走到了一棵树前摇了几下树枝,上面的雪无声地落了他一身。此刻他想大声地喊,他想听听雪的回音,于是他张开了嘴,刚想痛快地喊上几嗓,就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在他不远处走过。

4

方城悄悄地跟着他们,进了那片灰平房,他们走进一间屋子拉上了窗帘,方城的心像被凉水激了一下紧紧地缩了起来。他轻轻地走到窗前,屏住呼吸,透过窗帘一点点的缝隙向里窥视,屋里的光线很暗,桌子上的东西有点影响他的视线,他小心翼翼地踮起了脚,继续搜索着他要找的目标。他看见了椅子上的一堆衣服,还有一团红色的东西,他仔细地朝那团红看去,最后他确定是女人的内裤,因为那个年代男人是不穿红内裤的。屋里的光线实在是太暗了,他想快点看到目标,马上就要到下班时间了,他怕被人发现,他又使劲把脚踮了踮,终于看到了目标,看见两块肉紧紧地扭在一起,虽然屋子很暗,但是他还是看见了,那块像雪一样白的肉体被一个像树干一样粗糙的怪物压着。方城好像也被压在了底下,被那个怪物捏住了脖子,马上就要窒息,他不敢相信自已还在活着,这时有人在后头轻轻地拍了他一下,仿佛把他从弥留中拍醒。

“你在看什么?”问话的是一个中年男老师。

此刻方城不知该怎么回答,他也不想回答,他向后退了几步,做出了一种让人无法描述的表情,然后转过身朝宿舍的方向跑去。他想把刚才看到的赶紧忘了,可是越想忘,眼前就越浮现那让他窒息的一幕。他一想起那个像树干一样的怪物,心就像翻浆一样地难受,他的沉默变成了憎恨、厌恶。

栾花只是不同意方城娶阿兰,但并没做出太多的阻止,她想让方城自己

拿主意,既然儿子愿意,她再怎么阻止也是没用的。栾花依然挑着有些发霉的黄豆,她的心像簸箕里的黄豆来回地拨动着。她的沉默让方城感到害怕,感到无所适从,他虽然打定了主意,但是还想听一听母亲的意见。当初他作出决定时,没有像现在这样踌躇犹豫,他爱阿兰,甚至可以包容原谅她过去的一切,他没有考虑过未来,他认为爱可以使他们得到幸福,可以改变一切,方城始终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栾花的不语,像一片迷雾遮住了他的心,使他失去了以往的自信,他急切地想听一听母亲的想法,哪怕是竭力反对,也是一种安慰。

“妈,你到底同不同意?”他的声音有些急躁,强制性地让栾花作出回答。

栾花抬起头用手背捋了捋搭在前额上的几缕头发,她的动作有些缓慢,好像是要用这最短促的时间作出最认真的思考,她的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无奈,因为她无法对他们的婚姻作出任何判断。

“你要是认为她好,离不开她,你就跟她结婚,我也不拦你;你要是觉着你们的将来是一场危险的婚姻,那你就再好好地考虑考虑。”

方城皱了皱眉,他不明白母亲所说的“危险”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把不幸福,特意说成是危险,让人觉着危险比不幸福还要糟糕,甚至让人听着毛骨悚然,他实在是想象不出,带有危险的婚姻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婚姻。

阿兰同意嫁给方城,是因为她发现方城知道了她和物理老师的隐情,她害怕方城把他们的事情公开,一旦在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,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她向方城承诺只要他不说出去,等着毕了业她就嫁给他。

周末的时候她约方城去她家,方城本想拒绝,但是他没拒绝。那天,阿兰起得很早,从衣柜里挑了一件粉红的上衣,站在镜子前左试右试,她努力地打扮着自己,想让方城重新喜欢她,她把两根长长的辫子编上了又散开,散开了又编上,最后她把两根编好的辫子盘在了头上,额前的刘海儿用火剪子夹了又夹。她要给方城新的感觉,要让他重新发现她的美。不知道为什么,她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紧张,仿佛对自己的美丽失去了以往的自信,她不知道自己这样残败的美丽还能不能吸引住方城。

方城真的来了,他来是想告诉阿兰他不会娶她,更不会把她和物理老师的事情说出去。当他还没有说完,阿兰就紧紧地抱住了他,方城能感觉到她的身子在抽搐,他使劲地推开了她,又重新地向她保证了一遍。

他的举动出乎阿兰的预料,她没想到方城会对她无动于衷,这使她更加地难过,她呜咽地哭了;方城想劝,不知说点什么才能安慰她,他不厌其烦地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,阿兰才稍稍地停止哭泣;她把手放在方城的脸上胡乱地摸着,方城脸上的肌肉强烈地抽动了起来,她的手非常柔软地在他的脸

|| 傷 怨





傷 怨

上滑动着，方城的心也随着加快了跳动。

阿兰把头倚在了他的怀里，方城感到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在颤抖，一阵阵的发冷又一阵阵地发热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女人。小时候他喜欢触摸母亲的乳房，那种感觉像揉搓一团滑润柔软的丝绸，会使他很快地入睡。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阿兰的腰上，他的动作显得有点僵硬，渐渐地又变得狂躁急促，阿兰在他的怀里不停地扭动着，俩人的嘴唇与舌头在一起搅成了一团，他们的身体像一个火球越燃越旺，强烈的性欲让他们失去了理智，剩下的只有销魂摄魄的疯狂。

事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方城都在懊悔，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做出那种事情，甚至认为，他和那个像树干一样的怪物是同一货色，他对自己有点失望。他总是躲着阿兰，有时俩人见面，他总是非常尴尬、惶恐。阿兰还和原先一样，每次俩人在走廊里相遇，都是阿兰先主动打招呼，她的沉稳大方让方城感到更加不安。

有几回，方城在深夜里被强烈的欲望惊醒，他梦见阿兰躺在他的床上，继续做那天的事。他每次从梦中醒来都是汗流浹背，像染上了烟瘾一样地难受，他渴望和阿兰能有第二次。每当性欲萌发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要娶阿兰的念头，就会忘记那个像树干一样的怪物。

6

两个月后，他们在图书馆里相遇了，阿兰递给方城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星期日我爸妈不在家，你一定来，我等你”。方城万万没想到阿兰会约他第二次，第一次约他是为了让他保守秘密，而第二次约他又是什么呢？方城在心里有点画魂，他猜不出阿兰约他有何用意。虽然他非常渴望这次约会，但是他还是有些恐惧，阿兰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最后他还是决定去了。这次阿兰没有像上次打扮得那么漂亮，俩人见面也没有了上次的那种拘谨。

“你找我来有事吗？”方城问。

阿兰没有立刻回答，眼睛始终望着窗外，方城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的背影，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她的臀上。那是他做梦都想摸的地方，他站起身走到她近前，排除了进来时的紧张。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我怀孕了。”

“你怀孕了！”他把声调拉得很长，像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蹦出来的，他怕自己没听清，想再确认一下，阿兰有些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。这次方城确信自己听清了，他想问孩子是谁的，但是他没有那么问，他怕伤害阿兰；他确信不是他的孩子，他们只做了一次那事，不可能有孩子，转瞬间他想起了那个像树干一样的怪物，他想一定是那个人的。

“你跟他说了吗？”

“孩子是你的，你让我跟谁说。”阿兰憋在心里的委屈顿时爆发了出来，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哭个不停，也没有摆出像上次那种让人怜爱的妩媚。方城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全身又麻又木。

“不，肯定不是，怎么会呢。”

“你是说我在骗你？这事我骗你有什么用？我和他早就断了，自从他老婆来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。”阿兰的目光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，此刻她希望方城能够承认她肚里的孩子是他的，能帮她想出一个妥当的主意，她不要这个孩子。“你倒是说话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放心我不会把你赖上的，即使你不承认，我也不怨你，当初是我愿意。”她急促的语调里隐藏着对自己许多的悔恨。

“你需要我怎么帮你？”阿兰的话打动了方城，虽然他不相信那是他的孩子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推脱责任，毕竟他们之间做过那种事情。

“得尽早把孩子拿掉，不能再等了，时间一长就会让人发现的。”

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，听说人民医院就可以做人流，我家有一个亲戚在那工作，去找她，她一定能帮忙。”

“不，不能去医院，更不能让熟人知道。我妈怀第四个孩子时，吃了江湖医生下的药，就把孩子打掉了。”

“那样太危险，还是去医院好。”

阿兰没听方城的话，第二天她向学校请了假，去找江湖医生了。江湖医生给了她一包黑药末儿，让她回家喝了，并向她承诺不过三天孩子就能下来，也不会影响到以后的生育。

阿兰拿着药没有回家，她怕家里人知道，就去了郊外，借宿在一个老大妈家里，老大妈就孤身一人，非常和善、好客。阿兰去年夏天跟着两个妹妹来过这里，也是住在她家。

到了晚上，阿兰把那包黑药末儿拿了出来，她闭上眼睛把药倒进了嘴里，端起水杯喝了两口把药咽了下去，她感觉舌头有点麻，她躺在冰冷的炕上等着那个小东西下来。她抚摸着肚子，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风声和屋里老鼠嗑东西的声音，她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此刻她觉着自己在一点点地濒临死亡，甚至怀疑自己喝下去的是一包毒药。她盼着快点天亮，盼着肚里的东西早点下来。她想家，想家里所有的人，她的肚子一阵阵地开始作痛，越恐惧疼得就越剧烈，她想叫，但夜深人静的她又不敢叫，她把被角塞进了嘴里。她没有想到孩子会下来得这么快，疼得她骨头都快散了架子，下身像有一个怪物在作怪。她恨方城，恨那个该死的物理老师，恨自己一时的痛快，她认为这是老天对她的惩罚，她觉着自己就要死了，渐渐地疼得昏了过去。

// 傷 怨





傷 怨 ||

等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,屋里散发着暖烘烘的热气,还有一股煮炖食物的香味。

“姑娘,你可算醒了,昨晚你可把我吓坏了。”阿兰躺在那里惊慌地转过头来看着对她说话的大妈。

“昨晚,我不是在那屋睡的吗,怎么又到这屋来了?”她紧张极了,一下子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。

“昨半夜,我听见你那屋有动静,等我穿好衣服过去一看,你已经昏过去了,炕上满是血,我想你八成是小产了,可把我急坏了。”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用热水洗着一块破毛巾。

阿兰的脑袋昏沉沉的,她知道这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秘密了,反而没有了刚才的紧张和惶恐,她很轻松、很平静,她把手慢慢地伸向了小腹,轻轻地抚摸了几下,只觉着空空的、凉凉的,什么都没有摸到,她的手微微地颤抖了几下,心顿时沉了下去;她把手移到了下身,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沾在了她的指上,她确信孩子已经没了,她不自觉地哭了起来,就连自己都不清楚,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悲伤。

8 “姑娘别哭了,对身体不好,来喝碗鸡汤补补身子。”阿兰用两只酸痛无力的胳膊,支撑着自己坐起了身。

“大妈,我给你添麻烦了,等我好一点就走。”

“快把鸡汤喝了。听我的,什么时候好利索了什么时候再走。”老太太的声调清脆爽快,她什么都没有问阿兰,知道姑娘家不愿意把这种事告诉别人。

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,阿兰从衣袋里掏出了20元钱。“大妈,这钱你拿着,这些日子让您受累了。”

“不,不,我不能要你钱,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堕胎,本身就够苦的了,我怎么还能要你钱?你快收起来,我不能要。”俩人来回推让了半天,最后阿兰只好把钱收了起来。

那一夜,她俩都没有睡,阿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给了大妈,大妈也讲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。

“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,十里八村不少小伙子都看上了我,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自己找婆家。我们村就有一个不错的男人看上了我,他家里穷,身下还有一帮弟弟妹妹,全家人就连土豆都吃不上。那年冬天,他托我们村最有名的媒婆到我家去提亲,我爹一张口就管人家要100块现大洋,别说100块了,就是一块他都拿不出来。后来我被一个在张作霖的部队里当参谋的军官看上了,他家是我们这一带的大地主,这里大多数佃户种的都是他家的地,

他家里还养了不少兵,每个家兵的手里都有一把枪,在街上佃户们要是看见了他们家的人都要躲远点走。那年刚过完年他就回来了,他听别人说我长得漂亮,非要见见我,我不去,我爹怕得罪他们,就连扯带拖地把我拉去了。他家给了我爹两亩地一头牛,还把以前欠的租子给免了。就在那晚我被他给糟蹋了,有时我不从,他就用牙在我身上胡乱地咬,还用手使劲地掐我那地方,我实在忍受不了,就想逃;可那么大的院子,那么多的家兵,想逃出去哪有那么容易。有一天,老爷带着太太少爷们出去收租子了,那些家兵和佣人们都在前院打牌,有几个老妈子在后院伙房里做饭,我趁机想逃,跑到墙角的时候被一个老妈子看见了,没跑成又被抓了回去。以后他们对我看得更严了,天天把我锁在屋里不让出去,上茅房都有人跟着。他五六天回来一次,一般都是在晚上回来,把我折腾一夜,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走。有一次他走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,后来听说他在部队里犯了错误,被枪毙了。他家仍然不放过我,老头子又打上了我的主意,老头子有七个姨太太还不够,还要霸占我,其实他早就想把我弄到手,就是怕他儿子。那天夜里我被大太太叫到了前院,她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大声地哭唤她的儿子,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哭够说:“我儿已经死了,永远也回不来了,我已经和老爷商量过了,你就做老爷的八姨太吧,我也做点好事成全你们,今晚就让你们入洞房。”我听完她的话,扑通跪下了,我不住地哀求他们放我回家,直到我被他们拉进老爷的房里……后来共产党来了才把我救出来,我出来不到一年爹娘就死了,哥哥和嫂子去了辽阳,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”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:“好长时间没跟人讲过这些事了,解放军把我救出来的时候,让我上台讲过,当时台下的女人都哭了。”

夜太黑了,阿兰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,她想她一定在流泪。屋里无比地安静,只能听见两人细微的呼吸声。

“你睡着了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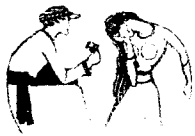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睡,我在听你讲呢。”

她又沉默了一会,然后声音颤抖地说:“我也怀过孕,是老头子的孩子,别看他年纪大,可干起那事一点都不次于他儿子,我生的是个女孩,他们就把孩子扔进荒甸子里喂狼了。”

阿兰听完打了一个寒战,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她仿佛看见有一只狼在啃包裹里的孩子,最后只剩下几块白花花的骨头和鲜红的血迹,就像一朵朵碎小的野花,散布在荒漠的草丛中。阿兰感到一阵阵的发冷,她突然觉着自己就是那只狼,亲手杀害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,她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……

// 傷 怨





傷 怨 ||

天亮了,阿兰吃过早饭离开了那里,她把自己的过去遗忘在了那里,把那个不属于生命生命彻底地忘却了,她想重新开始生活。

方城不知道阿兰去了哪里,这些日子他为她担心到了极点。不管阿兰怀的是不是他的孩子,他都要对她负责,因为她曾经把身子给过他,不管阿兰当时出于什么原因,他还是接受了。有的时候他明知道阿兰说的是谎言,但他仍然会莫名其妙地去相信。他恨的是那个像树干一样的怪物,他越是恨眼前就越浮现让他最无法忍受的一幕,他似乎又看见阿兰被树干样的怪物压在了身下。自从方城知道他们的关系后,就再也没和怪物说过话,即使两人走个碰头,也决不会打招呼。还好怪物不教他,两人也没发生过冲突。方城要不是亲眼看见,他绝不相信这么一个堂堂的大学老师竟能干出这种下流的事。

阿兰回来后没有找方城,她看上去和原先一样,没有什么变化。方城想找她谈谈,他想对她表示一下关心,想给她一点安慰,毕竟他们不是普通的同学关系,即使孩子不是他的,是阿兰在欺骗他,他也愿意上这个当。

10

俩人在学校的小树林里见面了,方城的表情有些不自然,他还没想好要对阿兰说什么。

“你找我有何事?就赶紧说吧。”阿兰冷漠地说。

“也没什么事,就是想问你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,阿兰就愤怒地说道:“你是不是想问我孩子打没打掉?我再告诉你一遍,我不会赖上你的,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,我的事用不着你管,咱俩之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

“你别走,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阿兰走了几步又转过了身,她用暗淡的目光注视着方城。

“我,我想对你说,我要娶你,请你相信我,等毕了业我们就结婚。”这是他突然作出的决定。

阿兰听完他的话,大声地笑了起来。笑得方城有些心慌,她的目光不再像刚才那样暗淡,而是像两把利刃直射着方城。“你说你要娶我,毕了业就结婚,你以为我会信吗?”她的语调里充满了嘲讽、质疑,她鄙视着方城,想把两道利刃般的目光刺进他的心脏。

“请你相信我,我说的是真的,你以前不是说过要嫁给我吗?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想嫁给你?”

“就那次在你家里。”

“那次说的话你也信?当时我要不那么说,我要不把身子给你,你能帮我

保守秘密吗？你能向我保证不把事情说出去吗？”

“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娶你。”

“你让我相信你，就算是我答应嫁给你，你还敢要吗？你家里人同意吗？”

“我爱你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只要你相信我就行。”

方城的眼神像火一样照耀着阿兰，阿兰不敢去看他的目光，她怕自己会被那团火融化，她相信方城是真的爱她，从一开始她就感觉到了他的炽热。那次不光是为了让方城替她保守秘密，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想给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爱上了他，也许是被人抛弃的那一刹那，她想起了他。她不敢接受方城的爱，怕有一天方城会嫌弃她，在方城的眼里她失去了女人的神秘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别走，请你答应我。”

方城拉住了她的手，他的手像刚刚出炉的焦炭，阿兰觉着浑身都在发烫。“你以后真的能对我好吗？不在乎我的过去，永远都不会抛弃我。”她的声音有些胆怯，她不敢奢望方城真的能娶她。方城紧紧地把她拥进了怀里，他没有再说任何话，只是紧紧地抱着她，俩人的呼吸和心跳融为了一体。

方天技校毕业后进了军工厂当了工人，他人长得精神，就是性格有些孤僻，不爱和别人交流，周围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干起活来倒是挺有门道，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评上了技术能手。他不爱说话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和别人交流，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活，所以也没有姑娘看上他，他也不着急找。

厂里的工会主席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，她看方天人老实，没有鬼心眼，干活麻利，人又聪明，她想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他认识。她一共有三个女儿，大女儿都27岁了还没找到婆家，真让她着急。

那天，她把方天叫到了办公室。

方天显得有些紧张，他把两只沾满机油的手往大褂上使劲地蹭着。“汪主席，您找我有事？”

“请坐。”她笑着说。

方天坐下了，他不知道领导为什么找他，所以显得有些紧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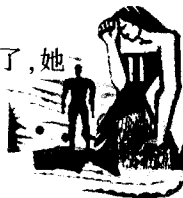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找你也沒什麼事，就是跟你唠唠家常。”汪主席依然温和地笑着说。

唠家常，工作时间领导找他唠家常，他更加紧张起来。

汪主席问了他一些家里的事情，例如他家有多少口人，父母都是干啥的，家庭生活好不好，还有就是他处没处对象，方天对她的问话一一作了回答。

她对方天的家庭状况并不十分满意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女儿都27岁了，她

// 傷 怨





傷 怨

在心里也就默许了这门亲事。她认为方天是一个靠得住的人,一定能对自己的女儿好,就是太老实了点,转念一想老实好,老实人把握,更何况自己的女儿还比人家大三岁,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她约方天星期日去她家吃饭,一开始方天推托不去,后来见汪主席变了脸色,他才答应。

方天回家把汪主席请他吃饭的事告诉了栾花,栾花认为是儿子的工作努力认真,得到了领导的赏识。她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。“这衣服是去年给你买的,始终没舍得给你穿,我想等你相对象的时候给你穿上。”她使劲地抖了两下,想把衣服上的褶子抖开。“来穿上试试,看合不合身。”

方天的动作有些犹豫,他不想让母亲为他的事操心。“妈,你别为我忙乎了,我穿什么都行,这又不是去相对象。”

“那可不行,去领导家做客不能马虎,快穿上,让我看看怎么样。”

星期日,方天穿着那件衣服去了汪主席家。他走到大门前,把手放在了门铃上又缩了回去,他看了看筐里的两条鲤鱼还在嘎巴嘴,心里也就坦然了一些。他壮了壮胆子终于按响了门铃。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,穿着一件白衬衫,梳着齐耳的短发,看上去在二十五六岁左右。

“你找谁?”

12

“请问,汪主席是在这住吗?”

“你进来吧。”姑娘一脸的冷漠。

方天跟着姑娘进了院,汪主席家的院子并不算太大,院里架满了葡萄树,还种了不少的月季花,地面用砖头铺得很平整。方天随着姑娘进了屋,屋里收拾得很干净,有三对沙发,一个茶几,靠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写字台,窗台上放着几盆花。方天感觉像是进了厂长办公室,他记着厂长办公室就是这样,他就去过一次厂长办公室,是去取一张图纸,他当时还给那张图纸提了点意见,厂长还夸奖了他几句。

“你坐,我去叫我妈。”

方天点了点头,他没有坐下依然拎着筐站在门口。

“方天来了,坐,快坐。”汪主席扎着围裙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汪主席,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来的。”方天把筐递了过去。

“瞧你,来就来呗,还带什么东西。”她一边说着一边接过了方天手里的筐。

“小菊,快去给方天倒杯凉茶来。”

“不,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你不要客气。”汪主席看着他总是一脸的笑模样。

小菊把两杯茶放在了茶几上,刚想往外走,就被汪主席叫住了。“小菊,

你过来,我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我们厂的技工——方天。”

方天从没遇到过有人这么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姑娘介绍他,而且是汪主席在向自己的女儿介绍他,让他觉着有些受宠若惊。他把两只手揣进了衣兜里,他想这样能显着自然点,此刻他知道汪主席叫他来的目的了。

“你俩认识一下,以后处个朋友。”汪主席说。

小菊没有想到,今天母亲把她留在家里,是为了给她介绍对象。“妈,我该走了,今天玉凤结婚,我必须得去参加。”

“不是说好下午到她家去吗?上午你在家里帮我陪客人。”

小菊一脸不情愿地坐在了沙发上。

“你们聊吧,我去做饭。”汪主席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客厅。

屋里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,方天从来没和女孩单独地在一起过,他低着头不敢看小菊。

“我去给你摘一串葡萄。”

“我不吃。”又过了一会,方天站起了身。“你帮我跟汪主席说一声,我先走了。”

“那可不行,她还以为是我把你撵走的呢。”

方天只好又坐下了。

“我妈也真是难为你了,大热天的让你受这份罪。”天刚刚入秋,气温还是有些炎热,再加上方天穿了一件中山装,让人觉着更加地不合适宜。

“汪主席对我挺好的。”

“要是不好,她也不能把我介绍给你。”她莞尔一笑,心里没太瞧上方天。

“我不知道汪主席叫我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,而且,还是你。”

“我怎么了,就因为我是她女儿?”

“那也不是。”

“看来你没处过对象。”

“没有,这是第一次。”

“这是第一次!咱俩能算得上是第一次吗?”

方天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,他也认为这不能算是第一次。他稍微抬了抬头,看了看她的面容,她长得并不十分俊俏,但很有女人味,一双不大的眼睛能勾住男人的心,让人能感觉到她的机灵。

方天回家后把在汪主席家的事,学给了栾花,栾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,她还为这事着急呢,没想到有人自己找上了门。方天虽然没什么朋友,但是在厂里的人缘还不错,还挺受领导的器重,要不然汪主席不会把自己的姑娘

|| 傷 怨

